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第七回 林瓊玉孝讓分財 賈繹罷天恩特寵

話說林瓊玉聯捷會元，寶玉中在第三，賈蘭第二十五，賈府內外，忙忙碌碌。賈母上房，道喜的人擠滿一屋。賈母一手拉著瓊玉，一手拉著寶玉，又叫賈蘭站到面前，只叫：「我的兒，我的肉，很難為你們。我樂的受不了。叫人來，快辦酒席。擺到我這裡，連老爺們都要進來，坐著吃個合家歡。明兒就去請姨太太們先來喝杯喜酒，改日還要另請。」底下人一一應了。又對瓊玉說：「但願你連中三元，這喜酒才多呢！」又對寶玉說：「你也中個狀元，我雙手拿兩個杯子，一邊喝他的，一邊喝你的。爽性蘭哥兒也點了鼎甲，大伙兒熱鬧。」李紈笑道：「都要應老祖宗的金言。」

鳳姐道：「金言是必應的，但是狀元三年才有一個，把個魁星難住了，東跳來西跳去，不能下筆。依老祖宗的意思，要點林兄弟，又要點寶兄弟，到底誰該奪魁？」賈母道：「都要奪魁。」鳳姐道：「一個狀元兩個人奪，一得一失，除非再奪個武的來，才得兩個呢！」賈母被其指駁，一時辯不過口來，形色不悅。

邢夫人道：「老太太不過是這麼說，你必要扳開竹葉看梅花的辯駁，什麼原故？況且璉兒又不考，你的哥哥、兄弟又不考，得失很於你無乾，何苦操這個心？」一席話說得鳳姐紫漲了臉。黛玉抵著嘴笑，幸虧寶玉一段閒話岔開，便回賈母：「外面有事。」與瓊玉、蘭哥一同走了。原來鳳姐心裡忌妒瓊玉，見賈母替其發兆，故意找個漏處指駁，卻被邢夫人當著眾人責訪，討了沒臉，無精打采的賭氣回去。

且說探春嫁後，因路遠不便歸寧，已同周姑爺進京居住，離榮府甚近，每逢家中有事，幫同照料。鳳姐捱了邢夫人的沒趣，又不謹慎病著，不能起床。凡有親戚相好，接連送禮道賀，絡繹不絕，一面開賀，請酒唱戲，多虧探春代了鳳姐的勞。筵席之盛，嘉賓之多，各話命女眷之繁，前書屢載，茲不重贅。

內眷中湘雲未到，因丈夫已曾中舉，念切功名，辛勤苦讀，得了急損之症，危在旦夕。湘雲晝夜悲啼，聞說文昌簽最靈，求了一條，上寫「上吉」，詩曰：

窮通本在天，天壽何能禱？

若要下長生，琴聲今絕了。

細看籤詩，明說琴聲斷絕，已無指望，又說是「上吉」，心中亂，無處商量。細想知己只有寶釵，忙至榮府。先見賈母道喜請安，比即到怡紅院，見寶釵道喜。未及坐下，即將籤詩托其參詳。

寶釵一面看，細細思量。黛玉聽說湘雲已到，忙趕過來。湘雲一見，亦道喜問好。又說：「二哥哥這麼大喜，我竟不能來，只為你妹夫的病。危在旦夕。今兒求了一籤，吉凶如何，解釋不出，特送來托寶姊姊瞧瞧。」

黛玉亦就寶釵手內看了，已知其旨，笑向湘雲道：「你前兒不來吃我們的喜酒，咱們今兒倒要吃你的喜酒。」湘雲正色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你妹夫又不能進場，人都快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又咽住了，「還有什麼喜處？」黛玉道：「你許了我的喜酒，包你平安可喜。」寶釵道：「你作何詳解？」黛玉道：「『琴聲』二字係作陪襯，一個『琴』字將『今』去了，成個什麼字？」湘雲道：「是個雙『王』，還要請兩位姓王的大夫瞧瞧嗎？」黛玉道：「非也！是雙『玉』字。你再想去。」湘雲天分本高，觸著黛玉語意，連忙跪下。慌得黛玉亦跪下，說道：「有話起來說。」湘雲一面哭訴：「我知道了，這事要求姊姊合二哥哥代我求求姑老爺，轉懇城隍老爺才有挽回的。你妹夫若得保住性命，你兩人重生再造之恩，我兩人終身補報不盡。」

寶釵向黛玉道：「妹夫可拿得定？」黛玉道：「我爹爹說，凡人家病重，尋人作保借壽，求神拜佛，都不相干。世上只有忠臣、孝子、義夫、節婦這幾種人，一心虔禱，推己之壽，延及病人，代其上奏天廷，方有挽轉，輕易不能的。雲妹妹為人慈善，情願減壽保夫，求我爹爹代其挽回，該有效驗。倒是一件，我細細想想，又躊躇起來，不忍對你說。我此去，自要將你二人壽數一查，假如妹夫的壽數將終，你的壽數亦短，再借……」說到此處，眼圈一紅，早流下淚來。一面揩著淚道：「再借點兒與了妹夫，究非長久之計，可憐你自己又不幸了。」黛玉說著，猶自拭淚。湘雲越聽越酸，痛哭不已，寶釵亦哭起來。此時黛玉反沒了主意。

凡事旁觀者清，還虧寶釵前後一想，說道：「咱們且別哭，這是林妹妹辦事過細之處，君子防患於未然，不得不如此想了。至於你與妹夫壽數都高，亦未可料。」黛玉道：「寶姊姊這話在理。於今竟作中平的數兒，妹妹打算如何借保的方寸告訴我，好去商量。」湘雲道：「我這個日子，生不如死，還想長遠活著嗎？只想你妹夫活得一年是一年就罷了。」黛玉道：於今這麼著：將你二人壽數查明，共有若干，兩人扯平的算，可好麼？」湘雲道：「能夠如此，好極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夜裡同見我爹爹，自必盡力去辦。你只管放心回家照應病人。」

湘雲即起身要走，黛玉道：「你且坐一會，我還有話說。」一面叫個丫頭，附耳說了幾句。不移時，只見那丫頭同個媽子提著個布包，擱下就走。黛玉向湘雲道：「妹妹的事實在艱難，我很知道。這是四百銀子，先拿去使用。若有過不去的事，只管到我這裡來取。」湘雲再三推辭，寶釵道：「你竟收了，咱們知己，勝似同胞。林妹妹這意思，別辜負了他。」湘雲千恩萬謝回家，一一告訴病人，不但喜歡，更加感激。

黛玉是夜同寶玉說明原故，佩著懷夢草，炷起夢甜香，睡後同去見林公合賈夫人。先將瓊玉來京相認，並家道興隆，多虧舒氏主持，瓊玉連中會元各事，一一細說，林公、賈夫人大喜。林公道：「我已預知，改日帶瓊兒來見我。陰陽異道，生人固不可常來，然暫時一見，卻也無妨。」黛玉再將湘雲情願減壽保夫一事代為告訴出來，林公歎道：「雲姑娘保夫心切，真賢婦也。我這裡即申文該處城隍，代奏上帝。你們且說說話等著。」林公趕辦此事，直待斜月離離，晨雞欲唱，功曹資到回文。林公看後，即同寶、黛二人說：「上帝憐憫雲姑娘孝道格天，且係仙妹歷劫，准其夫婦惜終，死生簿上改注二人年紀平分，各有大衍之壽。此是天機，萬勿洩漏。只許你二人並云姑娘夫婦知道，其餘勿可曉也。」

寶、黛應諾，辭別回來，東方已曙，睡至朝暾上窗方起。寶玉在旁看黛玉梳頭，寶釵來到，忙問夜裡的事。黛玉正欲開口，寶玉忙叫：「且別說，寶姊姊猜是怎樣？」寶釵道：「估量雲妹妹這個人斷不早夭，兩人扯平，縱不年高，亦非命短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猜的不差。」遂將細話說合。寶釵道：「幸虧雲妹妹在老太太那裡沒有說什麼。你今兒悄悄的去告訴他，好放心，千萬秘密要緊。」

寶玉即來湘雲處，告訴了湘雲夫妻。二人都說：「再造之德，沒齒不忘。」湘雲又向寶玉道：「二哥哥，我從前只知寶姊姊的好處，那知此日林姊姊的好處竟說不出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告訴你，他還有許多好處，你再問寶姊姊就知道了。」

寶玉回來，恰遇見林府來了個管家。門上人說：「這就是咱們家寶二爺。」那管家趕著磕頭請安，道：「家主母已由水路動身，不日就到。先叫小的來裏知姑爺、姑娘同咱們大爺知道。」寶玉道：「很難為你辛苦了。」一面笑嬉嬉的來到榆蔭堂，先對瓊玉說了，又去告訴黛玉。黛玉在新房，看襲人配物送禮。寶玉一進門就說：「蘇州才到了一個管家，說你舒姨娘已由水路趕快來京，不久就到了。」黛玉聽說，又添一喜，向寶玉道：「你去回了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，派什麼地方安頓。我想就在我那裡暫且住下，橫豎房子買成就搬過去。」寶玉道：「馮紫英說了幾處都不合[適]，後首又開了水程來看，就在咱們西首李家的大房。當日造成，二三十萬銀子，房屋、園亭全備，開價二十萬，九兌，大約十五六萬也就賣了。待過細瞧了就可定規。」

次日，舒夫人將到，頭報先來送信。瓊玉、寶玉趕到十里外迎著同行，賈母、王夫人、黛玉已在榮禧堂等候。不多時到了，舒夫人下了轎，一群媽子、丫頭圍隨上堂。一見賈母、王夫人，忙向前叫聲：「老太太！太太！驚動出來，實不敢當。」黛玉走近，叫聲：「姨媽！」舒夫人叫聲：「姑娘！」忙拉著黛玉。賈母又拉著舒夫人，三人一串。只見賈母、黛玉不約而同，淚似拋珠滾了下來。

來。三人初會，為何傷心？因舒氏儼然是個賈夫人，賈母憶女，黛玉思娘，所以哭得悽慘。舒氏與賈母、黛玉非同骨肉，本不欲哭，因觸起林公已逝，自己青年守節，亦大哭起來。瓊玉想到少孤，哭得更甚。大家附和隨聲，布成一個哭陣。獨有寶玉哭轉了彎，因黛玉痛母可憐，也大哭起來。許多人好容易勸止，再大家行禮，到賈母處坐談。獻過茶點，飯後開筵。這些通套，毋庸瑣述。賈母將舒夫人留在自己房中套間裡住下，當時認作己女。赦、政二公以及合家的人都叫「姑太太」。

次日，林府家人進來回說：「封太太們都到了。」賈母問：「這封太太是誰？」舒夫人回道：「是我請的一位女先生。這位太太，一切內政、書算、賬目，無不精通，數年來家務都得他襄辦。瓊兒幼年夜課，多蒙督責，亦是瓊兒的先生。與我十分相好。今來京長住，念他孤苦無依，只得帶來，終身養老。他們又是一陣，後首還有男女家人、傢伙什物，分作四五起，陸續而來。這些人還要求老太太借地方權且安頓。」賈母道：「不用你費心。」忙叫人將梨香院等處空房打掃預備。

且說這封太太到來，見過諸人，一一賞識。因其善於風鑒，獨誇寶玉、黛玉之相富貴清奇。是夜治酒接風，邀了薛姨媽一家過來熱鬧，此時湘雲亦來了。大眾進園遊玩，封氏贊不絕口。坐席後，酒間閒話，舒夫人誇獎封氏相法如神，人人爭來請教，都相得不差。看到香菱，細細端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位奶奶必育貴子，壽數亦罷了，只可惜……」說到此處，即咽住了。姨媽、香菱再三求教：「到底可惜什麼？」封氏只得說道：「我卻是直談。太太、奶奶切勿見怪。據這芳范看去，夫星不旺。」香菱垂淚道：「實在不差。」鳳姐素常最厭星相等事，今見其靈，也來托相。封氏說道：「奶奶這相，聰明才辨，亦有可惜之處。」鳳姐追問，只得回說：「子宮欠些。」眾人紛紛求相，黛玉忙止道：「慢慢再相罷！你們也該知道，封太太可要乏了。這是客筵，不是相面場子。」說得哄堂大笑。

封氏與香菱隔席，相離甚近，不住眼的望著香菱，又問年紀、家係，香菱對答含渾，封氏詫異，香菱卻不在意。及至席散，封氏拉了舒夫人、黛玉，細問香菱來歷。黛玉推重封氏為人，即將香菱始末原由備細說明。封氏央告黛玉：「煩姑奶奶代我一問這位薛大奶奶，他的後心可還有一點硃砂痣？」黛玉道：「咱們相好多年，這倒不知，待我問他。」黛玉走去問香菱：「你眉心已有朱痣，你背心可還有顆朱痣？」香菱驚訝道：「我後心卻有顆硃砂痣，你怎麼知道？」黛玉掉回頭就走，一面來回封氏：「果然如此。太太追問，必有原故。請道其詳。」

封氏道：「這麼考究起來，他的確是我的英蓮兒了。我原有個女兒，小名英蓮，眉心、背心多有朱痣可證。因某年元宵，小價抱去看燈，被人拐去。」遂將已往的事一一細述。姨媽考核起賈香菱來京，正係其時。封氏道：「我見他眉心的朱痣已經動疑，猶恐天下同貌者多，不敢冒認。今見兩痣俱同，遭際不錯，一定無疑，他是吾女兒了。」大家聽說，這才了然。香菱跑來，跪在封氏面前，伏在身上痛哭。又想起父母、己身遭際如此，哭得不休，封氏哭得更慘。大家好容易勸住，又忙向封氏、香菱、薛姨媽道喜。

黛玉道：「先前封太太只管瞧著蟠大嫂子，我冷眼看見，想必有因。這是天緣湊合母女相逢，明兒我合寶姊姊辦酒，在這裡替媽媽請親家太太，算會親宴，再熱鬧一天。」姨媽道：「該是我的東，怎麼要姑娘破鈔？」黛玉道：「媽媽別這麼說，只算姊姊合我多孝敬點子就是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今兒不回去了，明兒看封太太相面，又相出故事來也末可定。」寶釵道：「我還沒有相，明兒再要請教了。」探春道：「你的喜相已在懷抱，還要相嗎？」寶釵啞了一口道：「你的喜也快瞧著了。」大家散後，香菱伴封太太住下。母女相逢，敘舊論新，一言難盡。

再說瓊玉看中李家房子，便就買了。內中住屋，不過略加修整。惟有園中亭台、樓閣、軒館、池塘，更改尚多。待南邊先生、帳房各同事以及門客等人到齊會商，再重興土木，此是後話。

目前瓊玉因舒夫人已到，帶來家中各項基業清冊，均已匯齊，母子商量，要將所有一切產業，分一大半與黛玉。黛玉再三拒卻，執定一理，總說：「我係出嫁之女，萬不能同弟分家。與我小半，或可依從，大半之說，萬不能依。況且這家資，虧了姨媽多年辛苦經營掙出來的，我如何坐享其成？」舒夫人道：「一者重在老爺遺命，所有家財必要分給姑娘。老爺視姑娘如子，瓊兒安敢不敬姑娘如兄？再者我的鄙見，還有嫡庶不同，所以必要姑娘多分些。」黛玉執意不依。瓊玉泣道：「爹娘早逝，我們少孤，今只骨肉三人。所以來京居住者，原為倚傍著姊姊。家財一切，盡可合姊姊公用，何忍提及『瓜分』二字。但二舅舅不止寶哥哥一位，必要分析出來該如何裁處的道理，姊姊才有個方寸。況且這裡事務艱難，姊姊家每年用度，比弟處多至數倍，所以必要多分些與姊姊。才得平允。」黛玉亦泣道：「可憐你我伶仃，幸得家資頓富，原不忍說這些話。你的想頭卻也不錯，但是名分上也要使我過得去。若要多分與我，不是我說尖固執的話，除非日落東山，此時我連那小半都不受了。」

瓊玉無法，次早來至怡紅院。寶釵正在梳頭，一面讓坐。瓊玉道：「待大姊梳起頭來再說。」寶釵逆知來意，趕快梳了頭，問瓊玉道：「兄弟大早晨來我這裡，必有事故。」瓊玉道：「為分財這事，特來求求大姊，切實勸勸姊姊，依了兄弟才好。兄弟此時沒有法兒了，寶哥哥處又不便說，他同姊姊自然是一般口氣。所以要費大姊的心，合姊姊說依了我罷。」寶釵道：「兄弟的事，只要愚姊辦得到，再無不盡心。但是這件事我亦難言，我合妹妹都是寶兄弟的人，只有代他們推辭的分兒，怎好反勸他多得些？所以此事連老太太合老爺、太太只有推辭，都不便說話。我指引你請出一個人來，包你一說就妥。」瓊玉道：「姊姊的脾氣，執定了這個理，竟難挽回。請的人如不中用，莫若還是費大姊的心，而且姊姊最推重大姊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薦賢須得賢，不中用的人，我亦不薦。」瓊玉忙問是誰，寶釵道：「你去請出大老爺來如何？」

瓊玉如醉初醒，忙打躬作揖謝道：「若非大姊指南，竟不知嚮往。」辭了寶釵，一逕去求賈赦，告訴原由。賈赦道：「這事容易。明兒你們敘在一處，我來代你們調停。」瓊玉謝了賈赦回來。

次日，舒夫人已同黛玉、瓊玉在榆蔭堂等候。賈赦來到，三人請了安，舒夫人道：「家庭瑣事，勞動大老爺，實在不安。」一面告訴原由。賈赦道：「咱們一家的人，有事自當好說。於今外甥的意見怎麼樣？」瓊玉道：「一因父親遺命，姊姊即同長兄一般，還有嫡庶之分，況且姊姊處人口、家務又倍多於外甥，所以必要讓姊姊多分些是正理。」賈赦點點頭，又問：「甥女的意見怎麼樣？」黛玉道：「甥女乃出嫁之女，不能承祀宗挑。分受家財，已經越俎，況乎要我多分，於名分上如何說得去？就是舅舅也不忍叫甥女負不義之名，這個斷不能依，只求舅舅評定，分與甥女小半，庶可勉強相從。」

賈赦聽罷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好好好！咱們姑老爺、兩位姑太太生出你們兩個男女，真正難得。你二人一個分多，一個愛少，把世上好利的人真要愧死了。你二人的話都在理，我也不能駁回。怎麼你二人讀書明體達用，竟造到聖賢的分兒？實在難得。」黛玉、瓊玉齊道：「舅舅這等誇獎，甥等如何當的起！」賈赦道：「你二人正似古之夷齊，一個以父命為尊，一個以天倫為重，各執一理，互相推讓。據我判斷，平半均分為妥。甥女兒呀！你要知道我待你的分兒，別拂我的意。外甥可將冊籍分勻，應與甥女一分，我明兒同你大舅母來，替你交與甥女收領。算咱們兩個做中，一同當面交代，再不准推辭了。」

黛玉、瓊玉聽說，忙跪下謝道：「舅舅這麼吩咐，甥等不敢不遵。」一面磕頭。賈赦忙拉起來，向舒夫人、兩玉道：「這件事老太太、二老爺、二太太都不好說，只有我這議論不偏不倚。」舒夫人道：「大老爺明斷，妥協之至，改日再潔誠奉謝。」賈赦道：「可不必要了。」說罷回去，三人亦各散回。

這番舉動非同小可，寶、黛二人，突然得了千萬家財，通家上下，內外的人，紛紛議論，於中生無限波瀾事故，後文交代。

且說黛玉回至瀟湘館。寶玉也來了。黛玉道：「你去請寶姊姊來，咱們商議商議。」寶玉道：「已分定了，為什麼又去找他？」黛玉道：「誰去找過他的嗎？」寶玉道：「瓊兄弟昨兒早晨去找他的。」黛玉道：「為什麼找他？」寶玉道：「找他來勸你，他可曾來？」黛玉道：「並沒有來。哦！是了。原來他不便說話，叫兄弟去找大老爺來，是他的指使。」寶玉道：「三妹妹比你是個女臥龍，絲毫不差。」黛玉道：「閒話擱開。快去找他來，有許多事情商量。」寶玉道：「歇會於也使得，何必這麼著急？」黛玉道：「從前做詩結社並賞花，你就飛跑的去。怎麼還是這重輕倒置的脾氣？勸你就要改了才好。」寶玉道：「不是我懶，因

為你站在那裡，說了半天的話，怕你乏了，歇歇再去請他。昨夜你……」說到此處，忙止住了，到黛玉耳邊唧唧噥噥。黛玉一笑，也向寶玉耳邊低聲細絮。

兩人正在私語，恰好寶釵急忙走來。黛玉道：「正要來請姊姊。」忙挽了寶釵，合寶玉同進裡間，掩上門。黛玉道：「姊姊急急走來，有什麼事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來恭賀首陽山的彩葭先生，今後不用彩東西，盡有穿吃，不致餓倒了。」寶玉拍腿大笑。黛玉亦笑道：「這是大老爺賞咱們這個譬如，將來，你們有得嚼呢！」寶釵道：「大老爺這評的最平允，倒要從重酬謝才是。」黛玉道：「還有那薦賢之人。」一面彎著腰笑，一面指著寶玉道：「我只好托他長長久久、日日夜夜、結結實實的代我謝謝他。」寶釵一把扳著黛玉的

臉，笑道：「鬻兒，我若不撕你這嘴，也不姓薛了。」黛玉再三央告，才放了手。

寶釵道：「我來不為別的，妹妹於今得了這分財產，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自不必說，其次大老爺、璉二哥、大嫂子合幾位姑娘，都是喜歡的了不得。卻有人心中妒忌，再底下的人盤算，不一而足。若不想一善策，安排妥當，必滋事端。固雖物各有主，誰能奪得？畢竟招人嫉妒，總不平允。」

黛玉道：「姊姊的心事，的確是咱們共枕同食的道理。我所以先叫他來請姊姊，正為此事。我有個議論，先請教姊姊代我斟酌。我想這注家資，共計千萬有零，打算援蓉大奶奶之策，立祀田四個大莊，每莊百萬以為祠產，請給部文禁碑，日後子孫永不能售賣。內分合族公塋祀田一莊，榮公支下祀田一莊，咱們老爺支下一莊，寶二爺支下一莊。此外另坐住二百萬一莊，」指指寶釵的肚說道，「將來待他們小弟兄均分。仍有四百幾十萬各行基業，每年出息，作一家的用度。自明年起，老爺所有進益，一併存積起來，日後公分。所有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通年使用，盡歸咱們這裡支應。東府送四十萬一莊。還有睦族並親朋不足的，應該格外幫助，酌量多寡，普遍資助。所有六百萬田莊，每年出息，除應用之外。餘利又置田莊。日積月累，生生不已，長久下去，又要長出許多。再族中無論貧富男女、大小人丁，每一人每年貼衣食銀六十兩，此項在公眾把田出息內開銷。如此佈置，通家合族，庶無凍餒之人；再底下男女人等，四季考核，分別好歹賞罰，遇大事格外加賞。每年還要廣行陰鷲，多濟孤貧。遇著饑饉之年，即將五莊所收稻米，平糶濟窮。如有不到之處，姊姊幫著想想。」

寶釵道：「我想的條款，只及你一半。這麼辦法，盡美盡善，好極妙絕了，不用我再想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姊姊今夜到這裡歇，咱們三人再同床細敘如何？」黛玉道：「很好。」寶釵道：「不要忘了正事，只管猴著我涎臉可不依的。」黛玉道：「明早姊姊先把這大旨回明老爺、太太，咱們如此摹擬，還要候老爺、太太專主。父在無私蓄，這注家財算不得是咱們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妹妹合寶兄弟真正是天生一對。姨媽到這裡，他的哭竟哭轉彎了，你今兒的孝竟孝到底了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晚景不言。

次早，寶釵見賈政、王夫人，請過安，屏去下人，將黛玉議論各款細細告訴出來。賈政聽說，連連點頭，對王夫人道：「我竟沒有話說了。賈門何幸，得這棟樑之材，合族均受其福。」寶釵道：「且緩告訴老太太，那裡人多嘴亂，待事定再回不遲。」賈政道：「你這話很是。」寶釵又道：「媳婦細想，妹妹所議的道理，至妥至善，老爺、太太都依了他才好。」賈政道：「豈但依他？將來事一定局，家乘上把這些條規逐細注載上去，竟要用蜂窩印著打圈才是。」寶釵退回，賈政、王夫人又痛贊黛玉種種好處，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寶玉、瓊玉、賈蘭因殿試在即，日夜加功，臨試之期，闕家仰望，自不必說。一日，門上幾人站在街心探望。一人說道：「這早晚是時候了。」有一個說：「若是寶二爺中了狀元，遊街的時候，那些瞧的女人只怕要想死許多。」又一個說：「果真中了狀元，老太太都要……」一語未終，只見一群報馬撥風而來，報的是賈蘭點了傳臚。門上忙報進去，合家道喜，擠滿一堂。

賈母、王夫人道：「不知寶玉可曾點著？」此時李紈喜氣縈心，連忙說道：「老太太、太太放心，二叔穩要點甲的。」停了一會，又見報導：「林大爺點了狀元了。」大家拱著舒夫人、賈母、黛玉道喜，只聽一片環佩之聲、喧嚷之聲，嘈嘈雜雜。

賈母笑道：「好了！狀元已經得了。寶玉怎麼樣了？」王夫人不則聲，寶釵、襲人渾身發抖。鶯兒道：「二爺到底……」說至此處，又止住了。婉香驚得心裡突突的跳，指尖冰冷。獨有黛玉臉上或紅或白，似喜非喜，若愁非愁，癡癡的也無話說。紫鵲緊貼住黛玉呆望。

又停了一會，只見幾十家人轟了進來道：「恭喜老太太、太太、奶奶們！大喜的了不得！寶二爺點了探花。」王夫人忙問道：「可是真的？」賈母道：「如何不真？」眾小廝齊道：「這是什麼事？奴才們不敢妄報。只是這報錢有得磨牙呢！他們說，三鼎甲，咱們家得了兩個，二甲一名又是咱們家得了。榜眼是什麼吳雲驤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好生開發了他們去，就多給些錢又值什麼？」

此次報後，才見黛玉說話，忙同寶釵向賈母、王夫人道喜，大家又一同道喜。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的福氣大的了不得，說要兩隻手拿杯子喝酒，一邊喝瓊兄弟的，一邊喝寶兄弟的，還有蘭哥兒的酒，老祖宗可有三隻手拿杯子？」此時眾人已經大笑，賈母忙道：「你就拿著杯子給我喝，難道算不了我一隻手嗎？」說得滿屋笑聲。飯後大家漸漸散去。

常言得隴望蜀，人之恒情。總因寶玉點探花，瓊玉點狀元，顛倒了這一位分，賈府的人心，美中不足。寶釵、黛玉回至瀟湘館，寶釵見黛玉形色愁喜夾雜，忙勸黛玉道：「妹妹理應大喜，何以喜中不暢？我知道你的心事，若係寶兄弟點元，瓊兄弟點探花，那就萬分如意了。你別呆，人的命運皆由天定，寶兄弟點了探花，不為不美。那些歸班進士，又待如何？你的想望，該派我是這麼的，而今我倒不然。你雖未做狀元夫人，畢竟做了狀元姊姊，也就罷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所勸極是，只怕寶哥哥不滿意。」寶釵道：「待我勸他。」

晚間寶玉回來，寶釵正欲開口，寶玉道：「姊姊且慢點兒，聽我說。我瞧妹妹的形色，喜中帶憂，想因我未點元，怕我悶的慌，替我做伯。殊不知我的心事，這些浮雲富貴，淡然漠然。瓊弟這個連中三元，真正妙極了，正與他這個人相當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原想如此，又要望你中元，這件事萬萬不能如心，所以悶得什麼似的。」寶玉道：「瓊弟這元若與我更換了，誠為可惜。我寧可落後，瓊弟萬不可不連元。況我已點探花，願亦足矣。」寶釵道：「妹妹，你聽他這話，洞達人情謙謙自牧的道理，將來定占高位，我竟樂極了。我想勸他，他反來勸你。」黛玉道：「哥哥、姊姊如此曠達，我已釋然了。」

再說臚唱之後，聖上細徵鼎甲品貌，復將試策磨勘。寶玉文才人品，點了探花，未免有屈。又知寶玉係元妃胞弟，另選吉日，特降殊恩，欽賜寶玉狀元，同授修撰之職。又著鑾儀衛另添執事四對，復送狀元遊街歸第。

旨意一下，賈政忙率領寶玉赴闕謝恩。可謂熙朝曠典，千古難逢。於是合家上下人等，這一場喜慶非同小可。賈母向鳳姐說：「你可知道，萬事不由人計較。頭裡你說狀元三年一個，這會兒要想兩個，除非中個武的，把那話來堵我的嘴。無奈他們時好、命好、運好，竟得雙狀元，可知天理不稱你的良心。」鳳姐聽說，心中實在難受，只得勉強笑道：「如今天恩卻稱老祖宗的志願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聽聽他這嘴！」鳳姐又笑道：「今兒這喜慶，從來沒有的事。寶兄弟的局運，在寶塔尖上走，高到極頂了。」

寶玉謝恩回來，至賈母處，只見眾人圍著他，又道喜。有問話的，有道乏的，又有奉茶的，接衣的，把個寶玉亂的不知所之。賈母道：「你們別合他說話，他鬧了一天，讓他回去歇歇，晚上再來喝酒。」對寶玉道：「我已叫你林妹妹先回去了。我的兒，你去歇歇罷。」寶玉回園，王夫人亦叫寶釵、襲人等回去。

寶玉一到瀟湘館，只見黛玉笑盈盈的低聲說道：「如此風光，我喜的受不了了。」隨即寶釵、襲人都到了，寶玉向寶釵道：「你瞧林妹妹，喜歡的連頭上都放起毫光來了。」一面指著黛玉髮道：「這麼亮光，連影兒都照得見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發光可鑒。人只知道怒髮衝冠，那知道妹妹的喜發奪鑒。」黛玉答道：「還有姊姊的喜膚勝於脂呢！」

寶玉見姊妹調笑，嬌妻豔妾同敘一房，近得千萬家財，又得鰲頭，早占溫柔鄉里、富貴繁華極盛，至樂莫過於此。寶玉突然問黛玉道：「我此時在這裡做夢似的。」黛玉道：「這麼大天白日，如何是做夢？」寶玉道：「世間那有這般樂境？我固疑心是夢。」黛玉道：「就作夢境罷。人生在世，壽夭窮通，無非都是一夢。瓊弟中會元的時候，我也疑心是夢。今兒你又疑心是夢。告訴

你，咱們這些人都在夢中。就是普天下的人，那一個不在夢中！」寶釵道：「只有癡人說夢，你兩個通達的人，如何也說夢？」黛玉道：「癡人說的是呆夢，動靜有常；咱們說的是幻夢，變化莫測。」寶玉道：「咱們今夜三人同床，不可各夢。」黛玉道：「甘與子同夢，如何？」寶釵道：「同床各夢，乃是陳言。咱們於今新創一說：同衾必合夢。」寶玉望著二人，一笑而去，晚間席散，回來就臥。各人自有一番夢境迷離的情景。

次日，親朋道賀送禮，其熱鬧比前更盛，張燈結綵，鼓樂喧闐，羅綺成叢，珠圍翠繞。賈政因天熱，俟秋涼再大開筵宴，酬謝親朋。欲知下文，後回分解。